

科学幻想小说

小乒乓变了

郭 治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李小明外号小乒乓。因为他不大爱学习，可乒乓球打得挺棒的，是个乒乓球迷。

他非常羡慕乒坛名将杨亮的打法，没想到科学家运用最新的全息运动测量术，果真帮助他学到了杨亮的横拍打法，实现了他的心愿。这一下，小乒乓可尝到了科学的甜头。后来，小乒乓在科学家活动的世界里又看到了许许多多新奇的事物。有一次，他冒冒失失地闯入了“空间技术实验室”，还登上了月球和火星。这一番不平常的经历，使小乒乓终于认识到学科学的重要。从此，他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小乒乓变成了真正的小科学。

封面、插图：宋宝山

小 乒 乓 变 了

郭 治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4 3/4 印张 70千字

1979年5月北京第1版 197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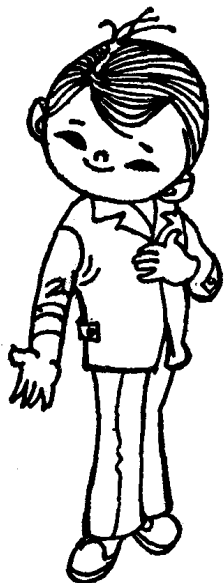
印数1—200,000册 定价0.29元

目 次

咱俩认识一下	1
听话的小汽车	2
非洲飞到我身边	8
没有轮子的“气”车	14
丢了鼻子的大象	19
鸡蛋里的密电码	27
我上天了	34
和“火星人”握手	43
藏在壁橱里的“姐姐”	53
住在电脑里的“老师”	63
表哥身上的翅膀	71
吹起来的房子	80
没有米的炊事班	87
铁脑袋卫士	98
客厅式商店	106
电到病除	115
浑身是电的人	123
夺冠军的难题	133
“电子参谋”	142

咱俩认识一下

“小乒乓”是我的外号。因为我脑袋特别圆，脸又白又胖，眼睛虽然大，却又和鼻子嘴挤到一块，再加上我很喜欢打乒乓球，淘气包快嘴刘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外号。你说，这不是诚心跟我过不去吗？



你可别管我叫“小乒乓”。一来，我有个大名叫李小明，二来，最近我有了个新外号叫“小科学”，再说，咱俩岁数又一般大，你就叫我“小明”吧。

今年春天，我参加了一次难忘的乒乓球训练，不光学会了许多乒乓球技术，还学到了许多科学知识，最后被大家推选为代表，去慰问“月球人”，明天一早就要出发了。

你问我怎么由“小乒乓”变成了“小科学”，又怎么被选中去月球吗？这可是一段有趣的经历呢。

听话的小汽车

在我们小球队里，只有我一个是横握球拍的。我们的教练袁友老师告诉我，著名运动员杨亮的横拍打法特别好。他的打法也适合我的条件，要我多向他学习。

袁老师带我去看杨亮打球的电影，尤其是那慢动作镜头，我一连看了好几遍。我模仿着杨亮的动作，练呀，练呀，虽然有了一些提高，可总是抓不住要领。再过一个多月，中小学乒乓球比赛就要举行了，怎么办呢？我真想直接去找杨亮叔叔，请他把着手教我。可是，杨亮和他的球队正在非洲访问，我怎么去找呀？！

星期六晚上，我正坐在屋子里拿着乒乓球发愁，屋门突然被推开了。我抬头一看，是表哥姜成来了。姜成在一个科学研究所里工作。

“小明，你怎么愁眉苦脸的？”他关心地问我。

我把乒乓球一举，叹了口气，又摇了摇头，最后把球一扔说：“这球光听杨亮的，就是不听我的。”

表哥耐心地解释说：“那还是你的打法不对头嘛，你应当好好学学杨亮的打法……”

“学？上哪儿学？人家在非洲呢！”我越说越懊丧，干脆把脑袋转过去，生闷气。

你猜怎么着？过了一会儿，他竟夸口说：“这好办。明天我就让杨亮把着手儿教你。”

我把嘴一撇，看也不看他一眼，说：“你别拿我开心了。人家杨亮明天还在坦桑尼亚比赛呢！”

“保证不骗你。”听他的声音，怪认真的。我马上回过头去，看他那样子，也挺严肃的：长圆的脸庞挂着友善的笑意，金丝边眼镜下的两只大眼，闪着温和的光芒。他向我身边走了几步，用大哥哥的口气郑重地说：“明天早晨八点，你到我们研究所去，咱们一块去找杨亮。先看他赛球，再请他把着手儿教你。”

我被他这种诚挚的样子感动了，半信半疑地问：“真的？”

“当然是真的。我准时等你，记住，我的单位叫信息研究所，信号的信，消息的息。我的研究室在四楼。”说完，他就走了。

我赶到门口，冲着他细长的身影喊：“你要诓我，我可跟你没完啊！”

难道这是真的吗？我拿起乒乓球，躺到了床上。乒乓球呀，乒乓球，明天咱俩就要上非洲见杨亮了！怎么去呢？坐飞机？飞机也没那么快呀！难道坐火

箭？……忽然我想起了：非洲可热哪！我赶紧翻箱倒柜，找出了草帽、单衣，打好背包，连同乒乓球拍一起，放在枕头边上，这才睡了。

这一宿我没睡好，天刚蒙蒙亮，我就背起背包，拿着球拍，跑步出发了。这样去找表哥，也算练习一次冬季长跑。

到了信息研究所，我也不乘电梯，一口气跑上了四楼，看到一间房门上写着：“全息技术研究室”。我没敲门就闯了进去。嘿，表哥正等我呢！他正坐在屋子当间的藤椅上，专心地看着书；身边书桌上有一台台式电子计算机；头顶上照着一盏明亮的吊灯。大冬天的，他却穿着白色的短袖衬衣，真新鲜。我看着他，他理也不理我。

“表哥！”我喊了一声，他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专心看书。什么书这么迷人？我弯下腰从下边往上看那书皮，上边印着《全息技术的发展》几个烫金大字。我又绕到他的身后，伸着脖子往下一看，书上的字很清楚：

“全息，就是全部信息的意思。一九四八年英国科学家盖柏提出了全息技术的理论。一九六〇年激光器制成后，全息技术得到了发展。利用激光，实现

了全息照相，又实现了全息测量。最近几年，全息电影、全息电视、全息电话都在研究中，并且有了可喜的成就……”

什么全息这全息那的，等我从背后把他的“全息”抢走，吓他一下！

想着，我就伸手去抓那本书，谁知什么也没有抓到，身子却不由得往前一跌，我赶紧用双手去扶姜成的肩膀。哎呀！我什么也没摸着，原来是空的。我踉踉跄跄地往前撞去，幸好这时有个人从里屋跑出来，一下扶住我，一边哈哈笑了起来。

我抬头一看，惊呆了，你猜怎么着？这个扶我的人就是表哥。他穿着棉衣，那个穿衬衣看书的姜成却不见了，藤椅也没有了，只有屋顶还吊着那盏奇异的灯，只是已经熄灭了。那灯并没有灯泡，灯伞下边是一块毛玻璃，里边黑洞洞的，好象藏有什么秘密。

“小明，刚才你看到的，是我的全息照片，是用激光照出来的。好，我们现在就到湖滨体育馆看杨亮赛球吧！”表哥一边说着，一边把我的背包放到了一边。

我一听就急了，使劲夺着背包说：

“上湖滨体育馆看什么？你要让我看杨亮的全息照片是吧？那可不行。你原先说的，可是要他把着手儿教我啊！”

表哥竟满有把握地说：“没错，准让他把着手教你。”

我伸手从表哥兜里抢出了他的眼镜盒，在他眼前晃了晃，说：“你要扯谎，我把你的眼镜盒没收。”

表哥并不在意，走到桌旁抓起了电话机：“要人机对话研究室……我是姜成，借一下你们的声控小汽车……好，我们马上到门口。”

表哥拉着我的手，去乘电梯下楼。在走廊里，我留心一看，这儿的研究室可真不少：有遗传信息研究室，人体信息研究室……我们到了门口，小汽车已经停在台阶下面。表哥走过去，打开车门。我探头一看，里边没有司机，也没有方向盘和变速杆。司机座前只有一个广播用的话筒，话筒下边是一排仪表和一个电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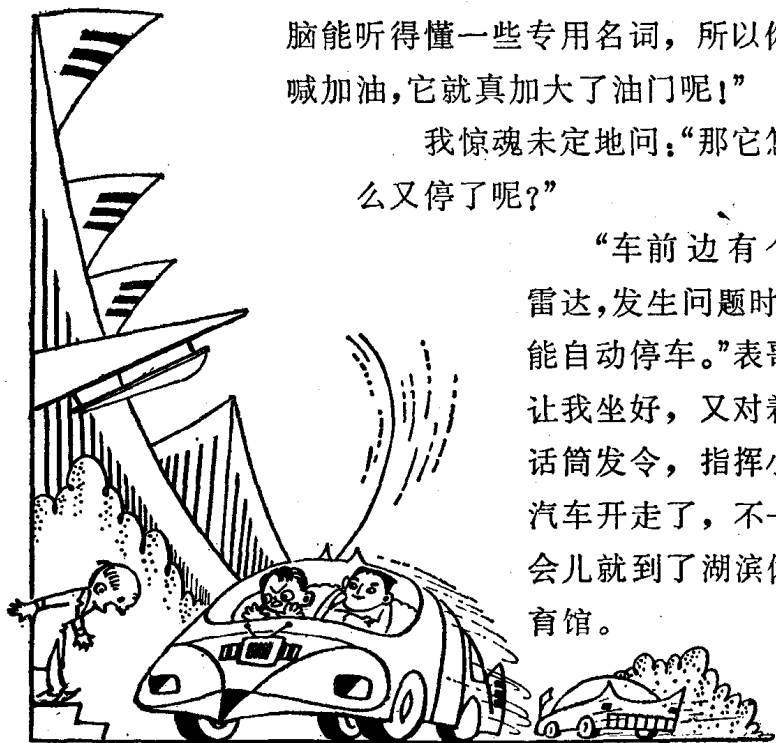
我们走进车里，表哥就往司机座上一坐，一按电门，对着话筒说：“起动。向前直行。中速。”那汽车象能听懂似的，就开动了。原来，那小汽车真的听得懂人说话。我从表哥左边，使劲一挤，把脑袋伸过去，用力冲话筒喊道：“快速，加油！”嘿，还真灵，小汽车飞快地跑起来了。我看怪好玩的，就象给运动员喊加油那样，一个劲儿地冲它喊：“加油！加油！”只听耳边呼呼响，两旁的高楼箭也似地往后飞。我正得意呢，忽见正面有一座大楼直冲着我们的车撞过来。哎呀，应当拐弯了，

向哪边拐呢？我来不及多想，顺口喊：“右转！”只听“知——”一声，我和表哥的身子猛然向前一倒，我的头碰到了车窗玻璃上，这时我们的车也在一幢大楼前面刹住了。原来这座大楼的右边也是大楼，道路是向左转的。真玄呀！差点……

我的心咚咚地跳着，身上冒出了冷汗，表哥却一点也不惊慌地说：“这是一种半自动化的声控汽车。里边安着电子计算机，也就是电脑。电脑能听得懂一些专用名词，所以你喊加油，它就真加大了油门呢！”

我惊魂未定地问：“那它怎么又停了呢？”

“车前边有个雷达，发生问题时，能自动停车。”表哥让我坐好，又对着话筒发令，指挥小汽车开走了，不一会儿就到了湖滨体育馆。



非洲飞到我身边

我们走进体育馆。中间的比赛场地是空的，观众席也是空的，只有主席台上坐着几位负责人。工作人员前后忙碌着。我们找了个前排座位坐了下来。

不一会儿，工作人员问一位负责人说：“现在开始吧？”他点点头说：“开始！”说来奇怪，话音刚落，场上灯光突然一变，刹时间，四周就坐满了观众，叽哩咕噜地说着外国话。我仔细一看，好家伙，都是些非洲黑人，有男有女。大冬天的，他们都穿着夏装，吃着冰棍，喝着汽水……我身后还飘来一股香味儿，回头一看，是个黑人姑娘拿着一束鲜花。我向她点头笑了笑，而她呢，却看也不看我。

过了一会儿，广播器响了：“各位观众！中央电视台从达累斯萨拉姆通过人造卫星进行激光全息电视广播。中坦乒乓球友好赛就要开始了。”

场上发出了热烈的掌声，喇叭里响起了非洲音乐，中坦运动员并排进入会场。接着广播员又介绍说：“第一场是男子单打比赛：坦桑尼亚的阿公亚对中国队的杨亮。”

这是一场紧张的比赛。一开始阿公亚先来了个下蹲发球，杨亮推挡后，就改为稳削。打了四个回合，杨亮突然改为侧身猛攻，阿公亚也不示弱，场上出现了快速对攻的场面。大家紧张得连口气都不出，只听小球乒乓响。忽然，杨亮来了个反手削球，那球落下后竟歪着跑到一边去了。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最后，杨亮以三比二取胜。

杨亮既沉着又勇敢，更是能攻善守。正手进攻象猛虎，反手削球变化多。小球真听他的话。我怎么能学会他的手法呢？……欢呼声打断了我的思路，大家都站起来了。啊！杨亮和阿公亚向我们走来了。刚到我面前，一束鲜花突然从我脑后递过来，香味扑鼻。杨亮伸手和我身后的黑人姑娘握手，嘴里还不断说着：“谢谢！谢谢！”

我马上站起来高声喊：“杨亮叔叔！你好！”可是，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我伸手去握杨亮的手，一抓，是空的。嗨！我怎么忘了，我们相隔千山万水，他根本看不见我，又怎么能把着手儿教我呢？想到这里，我一屁股坐了下去。

我正在生气，突然场上电灯一变，体育馆空了。只见那几位负责人走下来和工作人员们议论着，表哥也在里边得意地说笑着。他诓了我！哼，我说过了，我要

跟他没完！

我蹭一下跳过栏杆，跑过去。一位头发花白的老爷爷指着我问姜成：

“就是他吗？可以试试。”

我把两只手往腰上一插，摆出一副要算帐的架式，瞪着眼问：“试什么？”大家看到我这副样子，都笑了。

姜成走过来扶着我的肩膀说：“这几位都是我们研究所的专家。这位是覃教授。”花白头发的覃教授对我笑了笑，我拘束得直摸后脑勺，想到我刚才的架式，脸上一个劲儿发热，不知道怎么样才好。

覃教授对大家说：“可以用慢动作全息电影，全息图象和实物相对照的办法试试，最好是两个人。”

姜成建议道：“可以找遗传信息室的小魏来帮忙。”

覃教授点了点头。

表哥一看教授同意了，马上拉着我往外走。

我们先进了休息室，又拐向一间屋子，门上写着“全息电话室”。走进门一看，这电话间竟有半个教室大，上边挂着一盏大灯，门边桌上放着一台电话机，屋里空空的。这电话机只有个拨号盘，没有话筒，却有个摄影镜头支在上面。

姜成领着我走到电话机前，按了一下电钮，小红灯亮了。跟着，他把号码一拨，屋子突然黑了一下，又亮

了起来，只见迎面走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黑里透红的脸膛，整齐的分头，两只大眼闪闪发亮。他身边也有一台同样的电话机。

姜成对他说：“我正要找你呢！”小伙子笑了笑，电话机里的小喇叭传来了他的声音：“你好！”接着，他就转过眼来看我，喇叭里响着：“这小朋友是谁呀？”

表哥看了我一眼，笑着说：“这是我的表弟李小明。外号小乒乓！”一听我的外号，那小伙子扑嗤一下笑了，气得我白了表哥一眼。表哥回过头向我介绍说：“他叫魏莱。”

魏莱哥哥高兴地对我点点头，亲热地说：“小明，你好呀！”

“你好！”我回答了一句，就冲魏莱走去。这时，就听表哥对魏莱说：“覃教授要你来一下，跟小乒乓试验一下全息运动测量术，打一场乒乓球。”喇叭里说了声“我马上去。”啪一下，屋子暗一下又亮了，魏莱哥哥没影儿了。

我们又回到体育馆。球台两侧放了椅子，科学家和工作人员都坐在那里。覃教授看我来了，就亲切地说：“来，坐这儿。”我十分纳闷，只得坐在他身边，从兜里掏出了乒乓球，等候着。

“好，先放一下电影。”覃教授一声令下，场上灯光

一变，真比魔术还玄，马上球台两边站着两个运动员，乒乒乓乓地打起球来。我定睛一看，正是杨亮和高华在练球，杨亮正反手猛攻，高华左推右拉。突然，听得教授喊一声：“停！”他俩马上就都举着球拍不动了，那乒乓球也立刻悬在空中不动了。

魏莱哥不知什么时候坐到了覃教授的另一边。教授命令：“先让小魏试试。”

姜成走过来，比划着告诉魏莱：“你站在高华的位置，尽量让你的手和他的全息手影重合，然后我放慢动作。”

魏莱拿着球拍就向高华身上走，高华一动不动，魏莱竟站进高华身体里头去了。不一会儿，魏莱的手全放在高华的手影里了，两个球拍合成了一个球拍。

覃教授命令道：“慢动作，开始！”只见高华的手慢慢向下来，乒乓球也慢慢向下落，魏莱哥的手随着高华



的动作，一削，小球被削回去了，在半空慢慢飘着、转着……真比把手儿教还强呢！

这下我全明白了。不等教授下令，我抓起拍子就往杨亮身上走，把手一举，学着魏莱哥的办法，让我的拍子和杨亮的拍子重合。可是，我个子小，够不着，真急人！这时，只听覃教授说：

“缩小比例！”

嘿！杨亮的全息像立刻缩小了，胳膊和我的一样长了，球拍重合了……就这样，我找出了自己和杨亮的差距。

后来，我们小球队的人都来了，在教授指导下，运用全息技术学会了许多优秀运动员的动作，再加上袁友教练的辅导，终于夺得了中小学乒乓球团体赛冠军。

通过练球，我和魏莱哥成了好朋友。可惜，没过多少日子，他就不来和我们练球了，你猜怎么着？他已经调到远郊区的农场去了。我和他约好，有空就去找他玩。他告诉我，他要到农场去搞实验。

我不了解，信息科学在农场会有什么用呢？信息不就是信号和消息吗？电报、电话、电视、电影都是传递信息的，农场里是不是也要建筑全息电话间或者全息电视室呢？

没有轮子的“气”车

星期六下午，我接到了魏莱的电话：“……我现在在饲养场跟吴工程师学养猪。……明天早晨，我们的汽电车接你们来玩……”我打断他的话问：“什么汽电车，到底是汽车还是电车？”

“不是汽车也不是电车，是气垫车。空气的气，垫子的垫。”

“什么？空气的气，垫子的垫？”我重复着。

“对。早晨六点半，准时在湖滨路西口等你们……”

“喂，开到我们学校不好吗？”



“不行，这种车还不能进城。再见！”我还想往下问，他“啪”一声把电话挂上了。

真奇怪，学养猪不找老农，却找什么